

托妮·莫里森 小说研究

赵宏维 著

A Study of Toni Morrison's Fiction

The Bluest Eye
Sula
Tar Baby

Beloved
Jazz
Paradise
Love

Song of Solomon
A Mercy
Home

托妮·莫里森 小说研究

A Study of Toni Morrison's Fic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赵宏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8

ISBN 978 - 7 - 5161 - 6451 - 8

I. ①托… II. ①赵… III. ①莫里森, T. — 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251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王斐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成果受贵州省社科规划项目《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
(14GZYB45)与遵义师范学院博士基金项目《托妮·莫里森小说
中的他者空间》(2013BJ11)资助

序

当代美国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族裔文学的兴起，为美国文学创作注入生机和活力。黑人文学作为这支异军突起的队伍中的强大力量之一，已取得骄人的成就。同时，女性作家异常活跃，她们支撑起文学创作的“半边天”，成为当代美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女性作家以精彩的故事、细腻的手法、异彩纷呈的创作风格为美国文学增添了无限风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作家大多拥有少数族裔背景，因此，作为社会与历史的边缘人物，她们的文化身份具有他者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兴起为这些处于“他者”地位的作家们提供了“发声”的语境，使她们得以通过对“他者”人物的书写，丰富与完善着不断发展的美国文学。莫里森就是这一语境下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莫里森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呈现美国黑人历史，使美国社会现实中最具实质性的方面变得栩栩如生。莫里森常说，文学既是艺术的，同时也是政治的，只有达到了两者的融合，方可达至完美。莫里森的小说是艺术的，因为她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但继承了拉尔夫·埃里森和詹姆斯·鲍德温等人的黑人文学传统，同时也受西方古典文学的熏陶，接纳了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模式。她那简洁明快的手笔具有海明威的风格，情节的神秘隐暗感又近似南方作家福克纳，当然她还明显地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里森勇于探索和创新，书中随处可见色彩和音乐的意象，诗意璀璨的语言更是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莫里森认为，作家肩负着一定的政治责任，她的文学创作就是为了重构美国黑人那被断裂的历史，书写他们在历史入侵的暴力下的生存困境。对于莫里森来说，如果要真正理解美国的文学，需要书写种族，而

且去观照黑人种族在美国历史上的他者化过程。莫里森强调黑人及女性在美国社会和历史上的主体性，同时也强调美国黑人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主体性。

莫里森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但国内对她小说创作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是在 1993 年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与吴新云合著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于 1999 年出版，是国内第一本研究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学术专著。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内先后已有十多本专著问世。本书从他者空间视角切入，对莫里森小说进行解读，有很多新的见解和新的发现。赵宏维走进莫里森小说世界深处，探索分布于莫里森作品中的各种社会空间，品读小说人物的思想灵魂，感受他们那复杂的身份所造就的生存困境，为推进中国的莫里森研究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本书向读者展现了莫里森小说中至关重要的三个方面：空间、他者与历史。莫里森的整个小说创作是通过空间的叙事手段，描绘他者的社会生存，建构他者的生存历史。作家把对他者的关怀以及他者历史的还原糅进空间的叙事模式与空间的书写当中。这种叙事手段始终服务于莫里森的文学创作目的。莫里森力图通过她的文学作品建构美国黑人和女性的主体性，而在其文学作品中，莫里森对美国黑人以及女性的主体建构总是与空间的书写相联系的，她的空间书写总是关涉处于边缘的他者。他者空间的视野为莫里森研究增添了崭新的内容，揭示了莫里森小说世界的丰富性。

本书是在赵宏维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展而成。在南京大学读书期间，赵宏维认真刻苦，悉心研读莫里森的小说文本以及有关空间与他者的理论，建构起论文的框架和论点。经过 4 年的学习，她于 2013 年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赵宏维毕业后回到遵义师范学院任教，同时继续认真做学问，脚踏实地开展美国文学的研究。作为她的导师，我为赵宏维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衷心祝愿她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王守仁

2015 年 2 月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节 “他者”、“他者空间”及莫里森小说的“他者”观照	(2)
第二节 莫里森小说中的“他者空间”	(17)
第三节 国内外莫里森研究综述及本书的基本框架	(25)
第一章 “我”与“我所居”:莫里森小说中的“非家”之家	(42)
第一节 白人家中的他者	(47)
第二节 边缘的家屋	(59)
第三节 弃儿之家	(73)
第四节 性别化之家	(84)
第二章 “我”与“我民”:莫里森小说中的社区空间	(109)
第一节 社区建构	(114)
第二节 社区与整体生存	(130)
第三节 社区与个体身份	(144)
第四节 社区与个体空间	(166)
第三章 无处不在的“他者”:莫里森小说中的异质空间	(178)
第一节 种植园与“赤裸的生命”	(183)

第二节 坟墓与游荡的幽灵	(198)
第三节 教堂与弱者生存	(212)
第四节 流动空间与身份建构	(231)
结 论	(247)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84)

绪 论

托妮·莫里森（1931—）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已发表长篇小说 10 部，包括《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秀拉》（*Sula*, 1973）、《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柏油娃》（*Tar Baby*, 1981）、《宠儿》（*Beloved*, 1987）、《爵士乐》（*Jazz*, 1992）、《天堂》（*Paradise*, 1998）、《爱》（*Love*, 2003）、《慈悲》（*A Mercy*, 2008）和《家》（*Home*, 2012）。^① 莫里森在小说创作领域取得突出成就，荣获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诸多奖项。^②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等重大奖项使莫里森跻身美国和世界主流作家之列，但这种身份的建构却是来自边缘和他者的书写。莫

① 莫里森的作品还包括儿童文学：*The Big Box* (1999), *The Book of Mean People* (2002), *Peeny Butter Fudge* (2009); 短篇小说：*Recitatif* (1983); 剧本：*Dreaming Emmett* (performed 1986), *Desdemona* (first performed 15 May 2011 in Vienna); 歌剧：*Margaret Garner* (first performed May 2005); 非小说 *The Black Book* (1974),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1992), *Race-ing Justice, En-gendering Power: Essays on Anita Hill, Clarence Thoma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editor) (1992), *Birth of a Nation'hood: Gaze, Script, and Spectacle in the O. J. Simpson Case* (co - editor) (1997), *Remember: The Journey to School Integration* (2004), *What Moves at the Margin: Selected Non-fiction*, edited by Carolyn C. Denard (2008), *Burn This Book: Essay Anthology* (editor) (2009); 论文：“Introduction”，in Mark Twain,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5]. *The Oxford Mark Twain*, ed., Shelley Fisher Fishk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xxxii—xli 等。

② 莫里森所获奖项包括：1977 年《所罗门之歌》获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奖和美国文学艺术与文学研究院奖；1987—1988 年获罗伯特·F. 肯尼迪图书奖；1988 年《宠儿》获美国图书奖、安尼斯菲尔德图书奖和普利策奖；1989 年获 MLA 联邦文学奖；199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及巴黎艺术与文学领衔作家称号；1994 年荣获巴黎孔多塞勋章、赛珍珠奖和雷吉耶姆·朱里文学奖；1996 年获杰斐逊奖和美国文学杰出贡献国家基金荣誉勋章等；2000 年获国家人文勋章；2002 年，学者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把莫里森列为 100 位最伟大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里森小说创作的中心主题是美国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讲述他们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寻找自我和建构文化身份的经历。同时，作为女性作家，莫里森的小说在重点关注美国黑人女性命运的同时，也表现出超出种族的普适关怀。莫里森继承了美国文学和非裔美国文学的空间叙事传统，并以独特的方式描写了美国黑人的空间实践，凸显他们的离散特点。空间成为莫里森小说创作的重要叙事策略。她站在边缘和他者的角度，通过“他者空间”的书写重现美国黑人和女性的历史在场，以表达强烈的种族与性别意识，并试图通过还原历史的在场以重塑他者的主体性。

第一节 “他者”、“他者空间”及莫里森小说的 “他者”观照

美国黑人和女性是莫里森小说着力书写的他者，他们暗示了处于属下地位的种族与性别身份，其他者性可以追溯到“他者”概念的来历。“他者”的来历有着深厚的哲学渊源。它最初来自柏拉图的“同者与他者”(the same and the other)，柏拉图认为，同者的定位取决于他者的存在与他者的差异性，柏拉图的“同者”即相当于“自我”。17世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重要命题，将自我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从此，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当中，客体逐渐沦为被认识、把握和征服的对象。人们相信可以运用理性来掌握自然规律，从而驾驭世界，客体逐渐成了外在于自我的“他者”。黑格尔实现了“他者”的概念化，其《精神现象学》对主人—奴隶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他者的显现是构成“自我意识”必不可少的条件。主奴双方之间的行为是一场殊死的对抗，两者都试图消灭对方，都以对方为中介确证自己的存在。在黑格尔看来，他者的存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奴隶主之所以获得奴隶主的身份，是因为奴隶承认他的存在。人类通过他者认识自己。“到了20世纪初，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发展了黑格尔的他者概念，认为意识本身已经包含了意识的对象（客

体)。处于意识两端的是主体和客体，去掉任何一端，意识都将不复存在。”^① 胡塞尔关注主体和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进而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对于西方当代哲学中的“自我与他者”主题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②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摒弃了“我本学”，认为“他人”是“自我”的先决条件。他通过“凝视”的类比阐明人的存在是一种“共他”的存在。这种共他存在(“我们”—we)的经验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看的存在”(being—in—the—act—of—looking)和“被看的存在”(being—looked—at)，前者表示“我们—主体”(we—subject)，后者表示“我们—客体”(usobject)。作为客体的我们，在被“注视”中感到一种集体的羞耻感，处于一种共同的异化之中。这一状况的形成，必然是因为某种“第三者”(third person)的出现。当我被他人(第二者)所“注视”时，同时又有一个注视着他人和我的第三者，这样，我与第二者(他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了被注视的客体，同时感到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这就是我们—客体的例证。^③ 萨特以阶级意识为例，说明我们—客体的集体羞耻感。他认为，阶级意识就是我们—客体这种客体化经验的典型反映。主人、封建主、资本家等相对于被压迫的奴役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就是作为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些被压迫的阶级共同感到一种被客体化和被异化(被工具化)的经验，这就是阶级的异化。被压迫阶级需要通过集体的反抗才能摆脱他们的异化，进而获得他们的主体性。^④

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哲学家、现象学传承者列维纳斯对他者概念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对于自我来说，他者具有不可知性。自我无法对他者的意识、语言和行为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因此他者具有完全外在于自我的陌生性，同时对于自我和自我的思想具有不可化约性。“他者同上帝一样具有一种绝对的他异性(alterity)，这使得他者绝对地、无限地存在于自我之外。这种他异性和不可知性使他者具有一种神秘感，

①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万俊人：《萨特伦理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④ 同上书，第42页。

同时在面对他者时，自我也会感到某种威胁，产生对他者进行收编、控制的冲动。”^①列维纳斯阐明了为什么他者成为暴力强加的对象。列维纳斯认为“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就是自我不断消化他者，吸收他者，不断将他者纳入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感知和认识的过程”。^②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他者的定位和定义从一开始就与“压制”联系起来。他者的绝对他异性和平外在性使任何对其进行定位和定义的企图都是在对它进行驯化或“殖民化”。“如果他者的言行对我们来说不可理解，那么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将其视为庸俗和低级的东西加以归纳和抛弃。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不断使用压迫性策略对他者进行收编、同化、驯化的过程，一个自我对他者行使主观暴力的过程。”^③

以上对他者的哲学界定都来自主体的部分含义，在西方主要语言当中，主体（subject）一词有着双重的意思：一方面它表示自主、主动、主语，另一方面它表示臣服、屈从、臣民。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主体只被赋予了第一层意思。现当代西方哲学更加关注主体的整体意义，而将制约主体的因素纳入考虑范畴。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论证了权力对主体的控制力量，即规训（discipline），进而证明现代人是受制于社会各种权力机制的“他者”。这种规训权力通过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将个人对象化，使他成为可见物，同时被征服、被认识，成为知识的对象。权力的发挥和施展是在将对象客体化的过程中完成的。在福柯看来，权力存在于各处，存在于一切差异性关系中。^④

萨义德深受福柯权力话语的影响，并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了对“他者”的重新界定。在文化理论语境下，萨义德的他者概念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并为学术界广泛运用。在萨义德看来，他者概念带着一种文化指涉，它表明文化主体的建构通过一种权力关系来实现，在这种权力关系中，他者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欧洲通过对“东方”的知识把它建构成自己的他者。东方主义通过对东方的想象性描述对欧洲自

①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442—446页。

身进行定义，它把东方描述为非理性和未开化的他者，这并不是提供了一个真实的“东方”身份的定义，而是为建构欧洲身份所进行的对立面的想象。“非理性”的他者成为“理性”的自我的先决条件。因此，“在东方主义话语当中，他者的建构意味着自我身份的确定，欧洲把东方视为他者的问题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权力的问题”。^①这种他者概念与后殖民批评联系在一起，西方对东方的他者想象成为西方帝国殖民扩张的依据。殖民扩张的过程伴随着对东方的刻板想象，这种想象与西方的自我身份形成对立。“东方代表着沉默、淫荡、女性化、暴虐、独裁、落后，而西方则代表着文明、开放、男性化、民主、理性、道德、进步。”^②

西方与东方的主体和他者定位导致了他者种族的产生，从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一书中的定义可以得知，“种族”本身与他者概念相联系。“种族”（race）是一个区分人类群体的方式，在生物学范畴，这一术语被译作“人种”，即根据基因导致的遗传标记，结合地理、生态和形态（如肤色和体质特征）等因素，对人类进行分类。然而在科学概念的掩护下，种族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范畴出现。这就是说，当人们借用生物学概念对人群进行分类时，他们，尤其是西方人，往往将一些假设或想象因素附加在某些弱势群体身上，并据此形成了固定观念。人们对于种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认同方式，多受西方主流社会观念支配。对种族的类分过程涉及某一群体“低劣于”其他群体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某一种文化标准（cultural norm）界定了种族间的“差异”，于是，自然的、非文化的差异就与文化标准联系起来。西方对于“他者”种族、文化的偏见由来已久。萨义德指出，自从欧洲创建东方学起，它的学科体制、知识兴趣与研究方法就反映出一个强势文明的主观意志以及它对东方民族征服的欲望。这种看似中立的学问其实汇集了欧洲人、美国人针对东方的各种想象臆断，无不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与文化霸权。在西方利益及其价值观的支配下，这种东方研究的根本目的不过是将东

^① 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 eds., *Cultural Theory: The Key Concepts*,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35.

^②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方民族客体化、概念化，从而有效控制其文化身份。种族是一种隐喻，一种专横的语言范畴。而种族主义的特性，则在于用话语权力与制度规范，强使这种专横的范畴自然化和固化。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论支配下，欧美学界大量生成并保留下一批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由此构成了人们对种族看法的固定模式。这种潜在模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利用人种体质差异的客观概念，强使其他一些人为附加的差异观念合法化。在西方优越论者看来，这些差异不仅证明弱势种族在人种或体质上的特征，而且成为一种证实其文化差异（包括地理、智商、能力、素质、教养、趣味以及社会等级差异等）的依据。就是说，与西方白人种族相对应，它们能证明非白人种族的低劣、呆滞、孱弱及其不良习惯或野蛮的行为方式。在这一种族意识形态（ethnical ideology）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各种种族主义恶行。^① 美国黑人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产生的他者种族，其他者性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他们是萨特概念中的“我们—客体”，是列维纳斯概念中被驯化和殖民化的对象，是福柯话语里差异性关系中的权力对象，是萨义德的他者概念中处于被征服地位的人群。

种族问题在美国文学中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对于美国少数族裔而言，长期以来，他们的生存模式一直决定着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政治态度，表面上的种族差异其实有着深层的心理、经济和其他社会原因。在美国社会中，在非裔美国人的“黑人性”（blackness）与主流“白人性”（whiteness）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建立其主体性的他者，属于受支配的边缘范畴。“作为来自非洲的奴隶后裔，美国黑人被迫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环境中生存，这种生存方式的独特性决定了美国黑人文学的特殊性。”^② 为此，黑人作家与批评家必须面对两种传统，即自身的非洲文化传统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借助社会主流的语言形式，即英语，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也就是说，他们要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凸显自身，表现那些与主流社会有明显差异的文化传统与

^①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60—863 页。

^② 同上书，第 864 页。

民俗风俗，在“标准”英语表述中突出自己的异质特点，从而以自身对世界的领悟和体验，对其生存境况加以美学意义上的编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和追问人类生存的意义。这种独特性于是成为美国黑人文学和文学理论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①

从文化层面提出的“他者”概念不但涉及种族的建构，也与性别的构建紧密联系，同时成为性别批评的主要话语。在西方传统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中，其隐含的内在性别特征表现为前者代表男性，后者代表女性，女性成为相对于主体的他者。东方主义话语把东方比作女性而西方则是男性的，这一点本身就暗示了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他者地位。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女性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主体，所以，当代女性主义试图挑战并解构这种传统等级制二元对立的“暴力”，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这种建构从关注女性的“他者性”开始。雅各巴斯（Mary Jacobus）说，“女性——本身即为异质与他者性——成为话语体系中的受压制者，女性占据的是这套话语预设的缺场、沉默和支离破碎的位置。”^② 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认为女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她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另一方面，女人已经被置于“客体”的地位，她们在整个历史上扮演他者的角色，通过与男人的关系被界定。波伏瓦把女性主体建构的希望寄托在“每个人都能够坦率地承认他者，将自己和他者相互看成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从而改变把他仅仅作为客体的状况。而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则认为，波伏瓦的“他者”是一个否定和贬义的概念，认为波伏瓦的观点重复了男权的老路，仍是诉诸等级关系和二元对立，一旦女性把自己界定为主体，同时也必定要将另一方界定为他者。在伊利格瑞等看来，他者性也可以是一种存在方式、思想方式和讲述方式，它使开放、多重性、多样性和差异成为可能。^③ 他者和他者性所赋予的开放性和多样性使之成为文化批评领域的重要概念，同时也成为文学和文

①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864页。

② Mary Jacobus, *Women Writing and Writing about Women*, London: Routledge, 2012, p. 12.

③ 戴雪红：《他者与主体：女性主义的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他者”概念的引入激起了文学批评领域新的诗学。这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状况的他者概念是追求正义、平等、自由和解放等文论批评的重要工具。与他者有关的“种族”与“性别”的概念也纷纷进入文学批评与研究范畴。由于西方文明已把种族问题变成一项基本的社会文化差异，我们如果脱离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前提，便无法对种族问题加以有效的分析。在一些美国批评家看来，所有的文学文本、理论文本、文学史与批评史，乃至流行文学和大众传媒对于不同文化群体的表现模式，实际上都应受到一次清理与批判。种族和族性问题所特有的非主流挑战性质，无疑能拓宽他们的视野，激励他们反思，进而促进他们针对文学文本中那些习以为常的“差异”进行更深入的探究。批评家可以借助有依据的观点对以往的主流文学进行梳理，对其文本中隐含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实行批判，或对少数边缘文本进行挖掘整理，使之成为新的研究范畴。事实上，对主流与主流之外的创作，均可以借鉴新方法进行研究。其主题、叙述策略和文化编码都可在新的层面得到考察。

莫里森作为一位来自边缘的作家和批评家，无论在她的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方面都关注了文学中的“他者”和“他者性”，“他者”与“他者性”成为莫里森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思想方式和讲述方式，也成为她创作与讲述的主要内容。对于来自非主流的作家或读者来说，主流文化的惯例对他们形成障碍。具有不同种族、性别和宗教背景的非主流作家的差异性叙事常常会打破主流文化的成规，有时候只是为了揭示这些成规的偏见。20世纪非裔美国文学的争论告诉我们，文学批评领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把焦点汇聚在霸权与西方批评方法论的关系上。^①

莫里森的论文集《黑暗中的游戏——白人性与文学想象》就是这种批评的典型例子。在这部批评文集中，莫里森分析了西方文学及其批评中的偏见，指出在白人经典作家的文学作品中，黑人是被消音的人群，他们即使在场，也只能是非常次要和扁平的人物形象，或者只是刻板想

^① Jennifer Lee Jordan Heinert,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6.

象。她认为，美国文学中那些主要而深受拥护的特点——个人主义、阳刚之气、反对历史孤立和关注社会、敏锐或模糊的道德问题意识、受死亡与地狱困扰的纯真主题——事实上都是对那些处于黑暗中的、持久的黑人在场的反映。^① 莫里森说，文学语言“能够强有力地唤起那些种族优越性、文化霸权以及对人不屑一顾的‘他者化’符号，并使之付诸实践”。^② 她说：“如果我们不能说‘白’，不能说‘黑’，不能说‘种族’，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文学。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清楚地看到麦尔维尔、埃德加·爱伦·坡、凯瑟，看到那些真正影响美国早期作家的真实问题。”^③

立足于他者是莫里森文学创作的主要特点，她的作品关注的是身处他者地位的黑人种族、黑人女性和其他种族的女性，她的小说描述的是这些人物的在场，传播的是他者的声音。莫里森很重视她个人的种族、文化、性别以及地域身份，而且在各种访谈和文学批评中不断强调这一点。身为黑人、女性和美国作家这三种身份暗示了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三大文学语境^④，这三个术语也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立足于他者的重要原因。身为美国作家使莫里森的小说创作离不开英语语言，而另外两种身份则决定了她不可避免地从他者的角度进行创作。盖茨曾评价美国黑人作家具有讽刺意味的处境，说他们总是企图在这种西方的语言里注入一个“黑人自我”，而在这种语言里黑人性本身是一种缺席和遭到拒绝的东西。^⑤ 莫里森就是身处这种处境的作家，她借助西方主流的英语语言，进行他者的书写。

她的作品以其政治意识带给读者一种震撼，不但挑战人们对美国黑人和女性的态度，而且挑战他们关于信仰和思维的态度，用来自非洲的

^① Toni Morrison,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② Ibid., p. X.

^③ Danille Taylor-Guthrie, *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4, p. 262.

^④ Missy Dehn Kubitschek, *Toni Morrison: A Critical Companio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8, p. 13.

^⑤ Barbara Hill Rigney, *The Voices of Toni Morris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7—38.